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 内在机理与实践逻辑

李 新，周千熙

摘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教材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从内在机理来看，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思想和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为基础，同时坚持守正创新、知识引领和协同发展的价值取向。从实践逻辑来看，要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教材内容、加强与学科知识的融合和优化教材中的活动设计四方面着手强化实践。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学科知识；活动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根基，它为中华民族绵绵不绝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教材具有文化属性，它是承载文化内核和培根铸魂的重要载体，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形态向教育形态转化、有效发挥其教育价值的必要前提。^[1]2021年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进什么、进多少、如何进”的问题进行顶层设计。

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厘清其进入教材的已有研究是前提。首先，张岱年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四项基本观念，具有多层次的深刻意义。^[2]李宗桂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对当代仍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3]其次，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田慧生等人提出以德智体美劳为目标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修身：人格修养教育”“齐家：社会关爱教育”“治国：家国情怀教育”“兼济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四大主题。^[4]张茂聪、仲米领对各版本传统文化教材中诵读文本的素材来源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包括古代经典著作、家训、蒙学读物、近现代名篇等类别。^[5]钟晓媛、郭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内容呈现方式划分为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一般课题“湖南地方教材传承湖湘文化历史研究”（24YBA188）。

作者简介：李新，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410081）；周千熙，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教师（成都 610200）。

正文、栏目、插图、习题、注释五个类型。^[6]总体来看,我国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构建和路径探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希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进教材提供启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内在机理

理论逻辑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反映问题研究本身的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决定了问题研究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两项重要元素,二者具有必然性联系。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必要性

教材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教材内容在构建与编排组织等方面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当前,国际环境诡谲多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国际舞台的关注重点。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格局,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命题。对我国来说,践行共同体理念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和合共生”的融合精神、“天下为公”的公义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和“天下合一”的和谐精神,以及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观念。对于学校教育来说,要想将这些思想精神渗透于日常教育教学,就需要借助教材这一教育媒介。

第二,构建国家文化认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文化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国家文化认同受到剧烈冲击。为避免我国国民对本民族文化产生淡化倾向,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使其承担起这一时代使命。国家文化认同是国民对本国的归属感、对本民族文化理念与文化符号等的价值认同。要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当今的学生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成为不可或缺

的中坚力量。教材建设是文化实践活动和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础。教材作为学生接触最多的文本材料,承担着构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历史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也彰显了教材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二者共同构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文化使命。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是完善教材体系的重要方式。首先,这能够为教材建设提供价值导向。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方面,它需要文化自信作为支撑,要以建立中国特色教材体系为根基,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保持思想表达的张力。教材建设要紧抓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与要求,以此为导向。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扩充了教材内容。在知识经济时代,选择哪些知识进入教材一直是教材研究领域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其思想理念贯穿于国家意志、社会发展及个人成长之中,因此成为教材内容的理想选择,对学生优秀习惯的养成、理想人格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学理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互补性与契合性。首先,两者的思想内涵共通。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辩证思想、重视“现实的人”发展的立场、知识与经验能推动世界改造的实践观念、“人化自然”的生态理念及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高度契合。我国历来对思想或理念秉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辩证眼光看待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文化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是对“两个结合”思想的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者的核心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更高层次的、更具有启发性的思想文化、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再依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转化和发展。引导青少年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教育的重要使命。教材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核心素养的要求界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质性内涵。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大领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首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构建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与价值取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成德”这一核心思想进行了充分继承和体现。其次，核心素养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起指导作用，尤其是在内容构建方面，核心素养的三大领域可以作为检验标准和指标。例如，文化基础领域的“人文底蕴”这一核心素养，要求学生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并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和价值观念；社会参与领域的“责任担当”则要求学生具备国家认同感、热爱祖国，拥有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敬亲长的品质，这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价值取向

第一，教材建设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适应社会变革、满足人民精神发展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贴近时代诉求。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上要与现代教育内容、价值观念相契合；在形式上要力求丰富多样，凸显时代特征。首先，从内容上看，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类别^[7]，同时结合《指南》中提出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优秀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阐释。在物质文化方面，大力宣传古代精湛的工艺技术、传统服饰、举世瞩目的四大发明等，彰显古代先贤的智慧。在行为文化方面，大力宣传中华传统节日、礼仪民俗等行为载体，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在制度文化方面，介绍我国古代政治、军事、农耕等方面先进的制度和政策。在精神文化方面，推崇尚和合、崇正义、求大同核心思想观念。其次，从形式上看，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主要以文字与图画等静态的形式呈现。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变革为教材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对于知识

的呈现，可从静态的文字、图画转变到动态的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使不同知识之间的组合更灵活，有效促进知识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与时代接轨，在教材建设时，应以纸质教材为基础，同时注意整合信息技术开发新型数字教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样化呈现、多维度渗透。

第二，坚定学习取向，有序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首先，要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角色与地位。教科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色与地位涵盖学习取向、事例取向和素材取向三种类型。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正逐渐从素材取向向学习取向转变。^[8]学习取向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要促进学生的“学”。学生要了解中华文化知识，其目的在于把握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知识是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而把握民族精神则是学习中华文化知识的重要目标。在教材建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入不能仅仅成为一句口号，其核心落脚点应始终聚焦学生知识学习和人格修养，其根本逻辑是立德树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教材不能打破学科原有的知识结构。布鲁纳（Bruner）指出，教材要反映“知识本身的性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时，要兼顾新增内容和原有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避免干扰原有学科知识的学习。例如，在数学学科中引入古人解决鸡兔同笼的例题，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古人的智慧、受到启发，进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然而，有的教师却将时间花费在古文的翻译上，这显然本末倒置了。

第三，教材建设与文化传承互惠互助，共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体现为教材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这两个方面，两者要协同合作、共同发展。其一，教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传播途径与载体。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相应的途径，其传播途径包括社会途径与学校教育。社会途径的传播范围广，但容易造成传播内容的表面化和片面化，甚至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学校教育是育目的、有计划进行教育活动的

的场所，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具体落实在学校文化建设、课堂教学及学科教材之中。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教材建设提供内容来源。教材具有文化属性，教材建设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而教材内容更是其中的基础。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选择哪些内容进入教材是教材建设的一个永恒话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基本精神历经时间考验，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支撑。它凭借丰富的精神内涵，引导青少年向善求真，培养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勤勉自律、奋发图强的品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实践过程中的实践要求和路径选择的学理阐释，它是历史逻辑的实质性内容，也是理论逻辑的现实基础。^[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走进教材，教材建设是核心。在教材编写时，要从制度建设、内容安排、活动设计等多个维度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问题。

(一) 制度保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顶层设计

《指南》对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效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行了顶层设计，对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体形式、学段要求等作了大致规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学段目标板块中增设了不同学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求，为教材编写提供了依据，但在学业质量板块并未专门论述评价指标，显然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一，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工作中，要研制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标准，及时审查并调整教材中涉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教材评价能引导教材编写向既定目标迈进，相关工作可以从评价指标设计、评价过程与方式及教材评价系统内部机制的运行这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评价指标。其次，依据相关文件中要求学生达成的目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内容、载体形式、呈现方式等进行规范，并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最后，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实际反馈，不断优化调整，使评价体系不断完善。第二，研制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教师

指南。这样既能提高教材编制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又能对一线教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专业指导和理论支撑。

(二) 统筹规划：构建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教材为载体，要有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需要构建系统的、体系化的教材内容。第一，统筹三级课程相关教材，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首先，聚焦国家课程相关教材。在国家统一编订的教材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作为普遍性内容加以体现。这是因为国家课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质量，具有统一规定性。^[10]其次，地方教材在弘扬民族特色文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应最大化地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中，可结合本地区特色文化与学校办学理念有针对性地安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相关教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整体，三者应共同服务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目标，助力学生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重要价值。第二，以年级为线索，纵向构建教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体系。以往的教材倾向于成人立场，脱离学生生活。以成人立场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充分考虑内容的适切性和趣味性，导致教育实效性偏低。^[11]因此，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根据学生的认知基础和心理特点，明确不同年级要学习哪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学习这些内容的目标。在内容难度上要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在目标设置上要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过渡到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思想理念的理解，从知识技能发展到价值观念，由表及里、逐步深入。

(三) 协调配合：强化学科知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精神内核和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教材的重点内容。在此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应与学科教育的知识体系相融合。第一，在宏观上，协调不同学科教材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例。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

集中在语文和历史等学科，不少学科存在内容不足的现象。每门学科都承担着育人价值，各学科均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例如，在语文学科学习古文典籍、经典诗词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百花齐放；在数学学科讲述祖冲之与圆周率、杨辉三角等数学人物及知识，体会数学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在化学学科中渗透火药制作等传统工艺技术，感悟古人智慧。在各学科教材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第二，在微观上，协调各学科内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比例，每门学科涵盖的相关内容在细节上各有侧重。不同学科的概念、原理、内在知识逻辑都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在协调配合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学科特点。例如，语文学科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其中人文典故、经典篇目相较于科技艺术等其他内容维度，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可以侧重经典篇目、诗词歌赋等内容。而在历史学科中，则可以更关注历史人物、政治事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内容。结合学科特点，发挥育人价值，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合理性。

（四）补充完善：优化教材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设计

活动是人发展的基本方式，杜威（Dewey）大力倡导“做中学”，就意在通过活动促进儿童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教科书的本质是“教学活动文本”，其具有交往互动的性质。^[12]目前教材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设计数量较少，需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整体规划教材活动设计。教材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应具备系统性与整体性。要依据学生的认知特征和思维方式来设置活动，确保活动的有效性，不能为了活动而活动。例如，在低年级设置多种观察类活动，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助力他们初步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密切联系学校、家庭与社会，形成教育合力。首先，教材中应设计在学校开展的有关传统文化的活动，通过教材的呈现、教师的讲授，开

展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班会、文体活动，促进学生传统文化的深度认识和理解。其次，设计能够与家长合作开展及深入社会实践的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例如，在家长的陪同下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等场所，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配合下，学生能够全方位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 [1] 吴小鸥. 教科书，本质特性何在？：基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几点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2012（2）：63.
- [2] 张岱年.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J]. 齐鲁学刊，2003（5）：5.
- [3] 李宗桂. 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J]. 学术研究，2013（11）：38.
- [4] 田慧生，张广斌，蒋亚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材体系的理论图谱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研究，2022（4）：55.
- [5] 张茂聪，仲米领. 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内容构建研究 [J]. 课程·教材·教法，2018（5）：83.
- [6] 钟晓媛，郭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化学教科书中的百年变迁研究 [J]. 课程·教材·教法，2019（12）：136.
- [7] 李群，李凯. 中小学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基于北京市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J]. 中小学管理，2019（1）：50.
- [8] 闫闯，郑航. 小学德育教科书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嬗变：以四套人教版小学德育教科书为文本 [J]. 课程·教材·教法，2015（10）：72.
- [9]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出场逻辑 [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5.
- [10] 许洁英.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含义、目的及地位 [J]. 教育研究，2005（8）：32.
- [11] 章乐. 儿童立场与传统文化教育：兼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J]. 课程·教材·教法，2018（8）：25.
- [12] 孙智昌. 教科书的本质：教学活动文本 [J]. 课程·教材·教法，2013（10）：16.

（责任编辑：王 润）